

# 写给杰瑞的17岁

作者：汤姆

17岁是出门远行的年纪。不知不觉杰瑞就长大了。昨天晚上我和杰瑞讨论今天的生日怎么过，他说想要苹果耳机和生日蛋糕。若在以前，他肯定会如愿以偿。可是，毕竟17岁了，需要一些改变。等待他的第一个“惊喜”，便是他生日愿望的落空。我对杰瑞说，这两样东西都不是你现在最需要的，我们最好换点别的。他很自然地就接受了，没有任何不快。然后，今天，杰瑞迎来了第一个没有蛋糕、没有派对、甚至没有礼物的生日。换来的是，我们开了一百多公里车，去了京郊白河峡谷徒步。雨水后的艳阳天，气温升至入冬以来的最高点，暖意扑面。沿小河穿行在宁静的峡谷里，让人惬意又略感神秘。河岸簇拥着厚厚的冰层，冰层随小河的流势高低错落，有些正在融化成蜂巢状，有些还坚硬如镜子。一切，都仿佛为迎接一个17岁的生日而存在。

杰瑞就是在这新旧交替、大地回春的时刻降临的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和杰瑞生活在一起，我们不断地创造记忆，也不断重温记忆。我记得杰瑞是怎样出生的；记得他因为8、9个月大时肥嘟嘟的可爱劲，在植物园的草地上被游人围观；记得2009年夏天他去机场接我却总是说“你不像爸爸”——那次我在滇藏线旅行了45天，离开得太久了；记得2011年我们去肯尼亚看动物迁徙；2012年我们一起爬上富士山；2015年我们在美国漫游了半年；记得我们一起爬华山、泰山、黄山、嵩山……我渴望记下这一切，记下杰瑞成长的每一个细节，记下所有我们共有的时光，我们自己的故事。但生活远远大于记忆，何况我记得的有些事，杰瑞毫无印象。而杰瑞记得的很多事，我也早已忘记……

杰瑞16岁的生日是在佐治亚哥伦布过的，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我们选择滞留美国，等疫情过去再择机回国，孰知这一呆便是8个月之久。3月中旬，我们从哥伦布自驾去了北卡、南卡和佛州，最远处我们还去了最南端的斯威斯特。之后我们飞到了西雅图，因为臧先生（一位熟悉的华人前辈）一再邀请，我们便将西雅图作为栖身之所。西雅图再次对我们温柔以待，给了我和杰瑞16年以来最独特的一段时光。

西雅图号称雨城。深夜，在一个别致的小木屋里，我们分坐在一张桌子的两头，各忙各的。杰瑞在写他的新小说，从哥伦布开始，他一直在写作，因为那段时间不用上课，时间完全自由支配，杰瑞便开启了他的“职业写作”。我们租的房子是一个独立的两居小木屋，客厅上方正好有个玻璃天窗。父子面对面，沉默着，做着自己的事情，屋子里安静极了，只有玻璃天窗传来的雨滴声，给人一种命运感、辽远感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奇特的静谧带来的内心的宁静和狂喜，一种无法言传的幸福和感动……只有置身在那样特殊的境地下，才会激起那种状态。那时，我感到我和杰瑞就是两个“面壁者”，世界被抵挡在窗外，我们互相是对方的全世界。宇宙中只有我俩。深夜，小雨敲窗，时间静止，杰瑞敲击键盘的声音如普吉特湾传来的涛声，将雨声融入

其中，不知疲倦，畅快而疯狂，他正在创造他自己的宇宙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，神正眷顾着我们。而我，白发满头却自认依然有着和他一样的孩子的心灵，我为杰瑞那忘我的创作而感动。但我从未妒忌过他。尽管我也希望像他那样投身于忘我的写作中，可惜我现在还无法做到……

杰瑞是幸运的。他很早便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，确立了自己未来的方向。至今，杰瑞已创作了10余部长篇小说、剧本、三十多个画册，这是值得庆贺的。但杰瑞亦是不幸的，他有着青春期少年几乎所有的毛病，敏感脆弱，尤其是不够勇敢。这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困扰，让他难以敞开自己，不能放松大胆去探索。在面对陌生事物、外部压力和同龄人的挑战面前，他无力应对，只想逃避，结果总是伤痕累累……

目前为止，杰瑞在学业上也是乏善可陈，基础薄弱，成绩暗淡……这令人忧虑，但我仍然对他有信心。我的信心可能是虚幻的，但对我自己而言却是真实的。我相信每个人成长的节奏和方式都不一样，杰瑞可能会走不少弯路，会经历不少的苦难，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找到自己的突破口。不久前他问我，他是怎样变成这样的，也就是他想弄清楚他要为自己负多大的责任。显然他有对自己的不满。尽管已经17岁了，但他的确还基本没有什么责任意识，他内心有向上的冲动，但他不愿努力，吃不了苦，所以有时无法理解自己的现状。我觉得至少6成的责任在我，我对杰瑞的学业上关注不够，何况，他的那些毛病，根子上都在家长。我虽然要求他努力，但我内心深处并不赞同用力过猛的学习。杰瑞的表现其实是正常的，符合一般孩子的成长规律，只是有些孩子没有机会这样自我发展。杰瑞有时开玩笑说以后要啃老，我表示欢迎。我知道那并不会发生，因为杰瑞是很有才华的。如果他真的要啃老，那必定是我莫大的荣幸。那意味着他会是一个更纯粹的艺术家的坦率讲，有

时候那恰恰是我对他的期望。而我相信艺术家是最能创造美好生活的人，也是最好的生存状态。

无论怎样，杰瑞17岁了。我只能说这既让我开心，又有点沮丧。以前，我总希望他慢慢长，我热爱童年，我喜欢童年的杰瑞自然而然地成长。可是最近一两年，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，或许是某种中年危机吧，我突然希望杰瑞早点独立，不知为何。这很矛盾，很复杂。但是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我们父子的感情一直完好如初，我们还有谈不完的话，还有很多共同的乐子，还对彼此有很多的期待。而不是身边某些家庭那样，父子没话说，关系过于紧张。我们还经常搂在一起散步，打闹嬉笑。我为此感到庆幸。

本来杰瑞去年就该去读美高，疫情让他再次滞留在我身边以待时日。意外地多出一些相聚的时光，这真是造物的恩赐。这让我倍感珍惜，也让我得以重新审视和杰瑞的关系。我意识到我也给过杰瑞很多痛苦和伤害。以前我思考不深，不够成熟。但是近来我越发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。我也许是一个好的陪伴者，但我对杰瑞精神品质的建造很不够，对他内心的帮助太少，真的。这说明真正需要成长的是我自己，正是由于我成长的速度满足不了孩子的需要，才让父亲的问题显现在孩子身上。我为此深感愧疚和不安。今天，趁着杰瑞17的生日，在困倦中勉力记下几笔，除了要对杰瑞表示祝贺和祝福，也要给自己一个警醒和约定——就在我写这些之前，我从帕慕克《我父亲的手提箱》里读到一句话：“父亲是所有人当中，从未给我带来任何痛苦的人。他总是给我自由。”他说他们是他们那一代人里唯一不怕自己父亲的人。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样的父亲。我当然也希望，通过一次次的互相发现和相互砥砺，杰瑞和我都能变得更好。我们都要对得起自己，不辜负生命的赐予，做最好的自己。

杰瑞，17岁生日快乐。加油。我爱你。

